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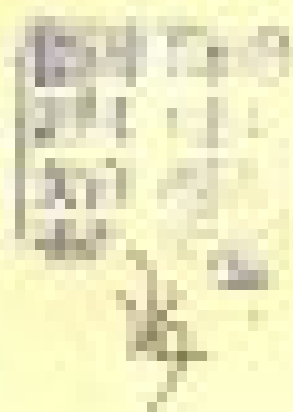
玉 泉 著

安 鞏 傳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三 綱 圖
安 樂 傳



（此處有模糊文字，可能為出版信息或版權聲明）

安 鞏 傳

玉 杲 著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年 • 北 京

總 140 單 81 32 開 156 定價頁

安 輩 傳

玉 泉 著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初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發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 1—10000

定價 4,300 元

目 次

安鞏傳.....	1
晨歌.....	57

3

安 鞏 傳

1

第一 部

——從一九四三年談起——

一

一九四三年，
安輩才十三歲。

一九四三年，冬天呀，
冬天降落在嘉陵江上。

冬天鎖不住嘉陵江，
嘉陵江依然是急流滾滾浪滔滔。

小安輩呵，禍事落在你頭上，
你要熬得住這黑暗的壓力，要戰鬥，到天亮。

小安輩，死了爹啦；
小安輩，死了娘啦。

爹娘不是死在病床上，
蔣匪幫殺人不眨眼。

爹是煤礦工人。
娘是洗衣婦。

安輩在礦上，
頂半個工。

一次罷工過後，
一天夜裏，十來個特務闖進了屋，
又叫又罵，氣勢兇兇，
抓走了爹娘，留下安輩在屋裏哭。

安輩不要哭呵，不要哭，
災難的日子，你哭不走；
要揩乾眼淚站起來，
要咬着牙仇恨。

小安輩
四處裏
尋爹娘，

沒有消息……

一個老工人
拉着安羣的手，
咬牙切齒：
“那些傢伙不是人！
你爹是好漢子，
他爲了大夥……”
老人眼裏冒火，
鬍鬚上掛着唾沫。

小安羣心裏明白
這回禍事，就因爲——
他爹當工人代表，
站在大夥工人的前頭，
指着那胖經理的小鼻子把理講：
“你吃胖了，就得讓我們
挨餓嗎？”

.....

小安羣想着
礦井裏的生活，
黑暗的日月，
半飢半飽，
做牛做馬，

挖煤的人在冬天
沒有煤燒。

安羣心裏埋着仇恨，
臉上掛着憂愁，
學會了沉思，
開始把這人間的事情
細細想。

有一天，安羣來到了嘉陵江上。
嘉陵江水起波浪。
小安羣的小小的腦袋呵，
也正像那不安靜的嘉陵江……

嘉陵江，
浪滔滔；
兩具屍首
在浪裏飄……

撈起來呵，
撈起來……

兩具屍首躺在河灘上，
那突出的眼珠子

望着那陰暗的天；
那赤條條的身體盡是刀傷。

爹呀爹，
娘呀娘，
小安鞏哭倒
在屍首旁。

嘉陵江，
浪滔滔……

.....

老伯伯
老大娘
幫個忙
埋爹娘。

把爹娘埋在曠野裏，
對着那滾滾的嘉陵江……

天空凍着；
灰色的雲層往下壓；
曠野荒涼；
風吹動

枯樹，
枯草。

老伯伯，
老大娘，
先回去吧；
小安輩要等一等，
要坐在坎邊上
伴一會爹娘。

小安輩，
回家吧。
黃昏來到……

二

安輩埋了爹娘的第二天。
老工人介紹他到化龍橋，
進了新華日報館。

夜裏在報館學習，
白天出外去賣報。
安輩把報仇的意志，
溶進了他的工作，他真是人小志不小。

賣報呵，

賣報……

這報不同別的報，
這報是人民的報。
人民的報說人民的話，
反動統治者仇視它。

這報不同別的報，
讀它的人要偷着讀，
被特務們發現了，要抓去坐監牢。

賣報呵，
賣報……

走過大街，
走過小巷，
小安羣要勇敢，
要機動靈巧。

這不是簡單的賣報，
這裏有陰謀包圍着，
有敵人的封鎖，
這裏是戰場。

在這個戰場上，

小安鞏成長。

.....

一九四六年，小安鞏十六歲了。
三月間，他接受了新任務，
要到重慶附近的一個小城裏，
去開闢新戰場。

分配工作的同志告訴他：
“這工作有不少的困難，
但人民總是歡迎我們的。”

安鞏懂得這工作的意義，
偏着頭，像成年人似的
在思考。

挺一挺身子，嚴肅的臉上
出現了自信的微笑；
深思的眼睛
灼灼地閃光。

帶着崇高的責任感，
帶着信心和警惕，
安鞏進入了新的戰鬥。

早晨七點，上汽車，
十點半，到達那小城的車站；
下了車，透一口氣，
機警地向四周一望，摸一摸旅行袋。

走進城裏一家書店，
打一聲招呼，遞過一包書報。
然後到一個大學裏走一趟，
喊着：“賣報，當天的報，‘大公報’……”

遇着熟悉的暗號，
就夾進一份“新華日報”。

迅速地完成了任務，
半點鐘後，就回到了車站。
上了車。車開動了。望一眼那愚蠢的路警，
輕鬆地一笑。

三

七月，安鞏被捕了。
那一天，他剛下了車，
就被兩名便衣特務架走了。

那小城裏的監牢，

又陰暗，
又潮濕，
關在裏面的人，那心呀，都發潮了。

安鞏坐牢了。
安鞏不怕這個，
只是懷念着
他的工作。

懷念着那接受他的報紙的人，
那些感激的眼光……

“這樣被關着總是無聊的，
不能工作了，同志們在想我……”
他這樣想着。爲了這個，
他才難受得垂下了頭。

他想起爹娘，
爹娘也是被這些匪徒害死的。
.....

夜來了。安鞏被帶去受“審問”。
該受審問的不是安鞏，
該受審問的
正是那“審問”者和他的主子。

安羣昂着頭，挺着胸，
筆直地站着，
深思的眼睛
灼灼地閃光。

那“審問”者焦躁不安地問：
“你的名字——李世發？”
“連我的名字也弄不清，
爲什麼要捕我？”

“你賣‘新華日報’。”
“也賣你們的‘掃蕩報’……
這是我的職業。
爲什麼要捕我？”

“你是共產黨……
這城裏有多少組織？”
“一個賣報的，
不知道這些。”

安羣答覆了這幾句話，
就不再說什麼。
一張緊閉着的嘴，
像兩扇上了鎖的鐵門。